

人间正道是沧桑

江奇涛
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人间正道 是沧桑

江奇涛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间正道是沧桑 / 江奇涛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09.1
ISBN 978-7-5399-3077-0

I. 人... II. 江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208052 号

书 名 人间正道是沧桑
著 者 江奇涛
责任编辑 赵 阳 金 泉
责任校对 闻 艺
文学统筹 王雁雁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
字 数 480 千
印 张 28.5
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,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3077-0
定 价 35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“三国战将勇，首推赵子龙，长坂坡前逞英雄；还有个张翼德，当阳桥上登，咔嚓响连声，喝断了桥梁，吓退了百万兵，他是英雄第一名！”

“一！二！三！四——”

直系军阀的士兵们荷枪实弹，步伐整齐划一。排头的士兵吹着铜号、敲着军鼓；街两旁挤满看热闹的百姓，士兵的队伍从他们面前经过，人来疯似的，军歌更加嘹亮、步伐也更加有力，仿佛一定要在这醴陵城留下他们骄傲而坚实的脚印，就连队伍中三名被五花大绑的土匪的脚步都踏着军歌的节奏，显得万分质朴。

人群中，一个青年，看上去文质彬彬，穿着长衫，转身走进临近的茶楼。

兵荒马乱的日子里，人们对政治都格外敏感。“又捉了三个，那个高的就是刘老黑，哥老会的大头目！”队伍还没走远，就有茶客忍不住议论起来。

“官军都咋了，这般卖力捉匪？”另一个茶客不解地问道。

“你不知道，有大人物要来！”说这话的茶客有些骄傲。

长衫青年找了一个角落坐下，邻座的男子凑过来，对之拱手：“杨老师？”

长衫青年答道：“是我，杨立仁。”

男子坐下：“我就是周世农。”

“哦，你就是闻名江湖的周……”周世农赶紧以手制止住立仁，四下张望后，对立仁说：“那是以前的浑号，如今我是给革命党做事。”

立仁点点头，接着说：“我原以为你虎背熊腰，八尺身长，络腮胡须，短衫下插两把盒子炮。”

周世农指指窗外，笑了笑：“如果是那样，被捉住的就不是刘老黑，而是我周世农了！”立仁也跟着笑起来，对自己之前的想象有点自嘲。

周世农切入正题，悄声告诉立仁，湖北的督军萧耀南刚被北洋政府任命为三省巡阅使，隔天就要来巡视地方。此次，他是领了广州革命党的将令来到这里。

立仁很好奇：“不会是汪兆铭吧，革命党领袖中我最服他了，人生得英俊，胆子也大，敢刺杀摄政王呢！”

周世农说：“比汪精卫还要资深，具体是谁，你就不要打听了。直接的联系人是你的同学楚材，他向我们推荐了你！”

周世农还告诉立仁，楚材去年从美国回到上海，现在在广州。

“哦，他也参加国民革命了？”

“凡有为青年都讨厌庸人气息，崇尚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革命风暴。”

“我杨立仁也是革命的信徒！”立仁坚定地回答。

正如周世农说的那样，在这个处处弥漫革命硝烟的大环境下，凡是有为青年，谁不希望自己的青春可以和革命、可以和保家卫国联系到一起呢？这个本是教书先生的杨立仁也不例外。

周世农接着问道：“你父亲杨廷鹤早年随陈其美东渡日本，读过士官学校，回国后一度官至南京中枢军咨府厅长，没错吧？”

“我看不出这与我有什么关系。”立仁不解。

“不，这与我们有关系，老子英雄儿好汉呢。怎么样，令尊一向还好吗？”

立仁如实回答：“家父早就不带兵了，隐退醴陵，在家集攒他的瓷器呢！”

“湖南籍将领，就这脾气，当初趋新趋得很疾，如今守旧也守得很凶。听说，他与即将到访的三省巡阅使是故交？”周世农的目光灼灼地看着立仁。

杨家宅院内，杨廷鹤正戴着老花镜端详手中的一只青釉瓷花瓶，他的身后架上，满是当地出产的各类瓷器，琳琅满目。

“他姨……”杨廷鹤对着外面喊道。

好一会儿，一个女人颠颠地进来：“什么事呀？”

这个女人，看上去年近三十，体态丰腴，杨廷鹤的妻子在世时，她管杨廷鹤叫姐夫，如今她是杨家几个孩子的后母，在杨府，人称梅姨。

杨廷鹤问梅姨立仁去哪里了，他是让立仁去郑家瓷窑把盯梢的一只釉下五彩扁豆双禽瓷瓶拿回来，却半天不见儿子踪影。

梅姨说，她哪知道立仁会去到什么地方，姐姐留下的孩子个个对她横眉冷眼，就在前天，立青就因为梅姨用了他们母亲生前的热水袋，就一天都没给她好脸色看。

听到梅姨跟自己唠叨起立青，杨廷鹤立马关心起立青来，让梅姨把立青叫来。

“我的老爷，你可千万不敢再为我训你的宝贝儿子，你训完了，他对你不敢吱声，对我可就……你就息事宁人吧。廷鹤啊，别惹事，一个家外头看着过得去，也就行了，我也不图个什么。听话，啊……”梅姨说着，用手抚摸着杨廷鹤的头发。

杨廷鹤和梅姨说的立青是杨家的小儿子，此时，他正顺着街巷向一个制图社飞奔而去，一脸的兴奋。

制图社内，魏大保正认真地低头忙于晒印图纸，立青破门而入，满头大汗，气喘吁吁。魏大保没抬头，不紧不慢地问：“怎么样？看清楚了吗？”立青张大嘴巴，依然直喘粗气，他抄起旁边的杯子，大口地喝起水。

魏大保提高了声音：“是青衣吧？”立青抹一把嘴巴：“什么青衣啊？是花旦！”

两人争论起来，立青突然问：“你说的是小红杏吗？”

“怎么不是，她那身段儿我熟，穿了一水红旗袍，两只膀子跟嫩藕似的，旗袍的开衩到这儿。”魏大保说着，用手指指自己的大腿根，“大腿全露着，晃眼！”

立青恍然大悟，知道自己对错号了。魏大保告诉立青，这班戏子要在祠堂那边住几天，大概是因为三省巡阅使来了，备着给唱堂会的。立青哪有心思听大保描述，进屋取来一只木箱子，从内取出光学测量仪。

“我的天哪，你要干吗？”魏大保惊讶。

“快，快搬梯子！”杨立青指手画脚。

魏大保大呼，光学测量仪可是师傅的眼珠子，五百两银子买来的东洋货，怎么可以拿去看戏子的大腿根子呢？立青可管不了那么多，心意已决，他非看清楚小红杏的旗袍是不是开衩开到腰上不可。

见大保不肯搬梯子，立青干脆把梯子搬来推到大保手上，说了声：“还废

什么话，赶紧！”转身冲出院子。

魏大保无奈地架着梯子跟着跑。

一前一后，两人飞奔，立青在前胳膊窝里夹着光学测量仪，魏大保在后扛着梯子。到达目的地，立青指挥大保架好梯子，他顺着梯子爬到了高高的屋檐上。

墙内，戏班子正在排练，板鼓声、胡琴声，夹杂着吊嗓子的女声。立青循声找去，找准位置后，举起光学测量仪。“啧啧，还真是小红杏呢！”立青满足地点头。

大保在下面，左顾右盼，焦急万分。

立青继续窥视，嘀咕着：“看看看，杨宗保在给穆桂英捶腰呢，这流氓……”突然，他停住自言自语，镜片里，杨立仁的身影出现，只见他若无其事地在戏台周围溜达，目光里却透着警觉。

“他怎么会在这里？”立青凝神地看着。

镜片里，立仁的身影突然消失。立青踮着脚努力地寻觅着，突然，脚下一滑，两片瓦掉落下来，立青一下子摔倒，手上的光学测量仪飞了出去，掉在屋顶上，翻滚着越过屋檐，砰地摔到地上，霎时间，魏大保口中的“师傅的眼珠子”摔得七零八落。

魏大保走到测量仪前，两眼直直的，面如土色：“完蛋了！完蛋了！”

……

杨立青和魏大保顺着墙根走着，他们被师傅开除了。

反正是被开除了，立青干脆来个理直气壮：“开了就开了，那老家伙本来就碍了我爹的情面，可不就油瓶碎了满地找碴？”

“别充硬气了，你爹能饶了你？”

“也就十五军棍，打完了，咱也就不欠人情了！”说完，立青吹起口哨，自顾自地丢下大保，走到前面去。

两名脚夫抬着一乘滑竿经过，滑竿的帘子被撩起，一女子坐在当中，好奇地眺望家乡街道。魏大保眼尖，认出这个女子正是立青的姐姐立华。在大保

看来，立华是个美女，她的美美得正派，而小红杏也美，却美得邪分，如今因为那邪分的美丢了饭碗，心中真不是滋味。

滑竿颤悠悠地拐弯离去，魏大保两步赶上闷头闲逛的立青，拍拍立青肩膀，打趣地说：“立青，你小子还真有贵人相助的命呢！”立青奇怪大保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。

“你回家就知道了！”大保越发神秘。

杨家宅院里灯火通明，欢声笑语。厨子们把菜一样样端上桌，梅姨讨好地说，这些菜都是自己精心为立华准备的，立华礼貌性地表示感谢。杨廷鹤、立仁也坐在桌前。见立青还不回来，立华又问了一遍，杨廷鹤让大家可以吃饭，不用等立青，自己却还是忍不住地向门外张望。

“立青少爷，你可回来了！”立青懒洋洋地迈进杨府，没待他反应过来家中为何张灯结彩，用人就迎上前。

立青问用人：“谁在那儿呢？”

“回少爷，是大小姐，她今儿从广州回来了！”

“姐姐，她回来了？”

“还不快进去，问你都问了好几遍了！”

立青方才意识到之前魏大保所谓“贵人相助”的意思，他远远看着堂屋内的欢声笑语，却没有挪动脚步，放着平日里，要是姐姐回来，他一定会兴奋得跳起来。可今日，想到自己被开除的事实，他还是有些胆怯，深呼一口气，低着头，小心地进屋。

看见立青，杨廷鹤收敛起笑容，近边的梅姨在桌下扯他衣角。立仁看也不看自己的弟弟，自顾吃菜。

唯有立华，站起身，招呼立青：“立青，才回来呀，来来来，坐我这儿。”随即示意用人在自己旁边加张凳子。

立青站在门口，偷瞄父亲，杨廷鹤低头不做声。

“瞧你，长个儿了！小胡子也出来了，这才两年没见，成大小伙子了！”立华继续打圆场，事实上，她确实也是很想念立青，家里，他们姐弟俩感情最好。

立青走过来瓮声瓮气地：“爹——姨——哥——姐姐——”

梅姨看看杨廷鹤，杨廷鹤依旧严肃，她自然明白老爷子的的心思，招呼道：

“快坐吧，你姐一回来就打听你，我说，出息着呢，跟着李师傅学测绘呢。那可是细活，比绣花还细呢，多大的一个醴陵城，到了纸上，就那么个巴掌大的小块块……”

“行了，你又不懂，夸什么夸。地图是什么你知道吗？学问大着呢，非精确了解山川形胜者不能胜任！非大学问不足攻之！非大福泽不足胜之！此中甘苦，岂是一年半载能够领会？”杨廷鹤虽是让梅姨别夸立青，心里还是为立青能有这样一份职业而骄傲的。

梅姨已经哪壶不开提哪壶了，父亲跟着又说了一通，言语中还透着对这份工作的期望，这真让立青倒吸一口气。

立青决定不能让父亲这么期望下去，无论结局如何，他必须如实地告诉父亲：

“爹，我被李师傅解雇了！”

“什么？”杨廷鹤刚夹起一块肉，掉到桌上，随即筷子“啪”地一声丢到桌上。

梅姨、立华也很惊讶，梅姨意识到刚才自己不该多嘴，目光在这对父子间来回游移。

只有立仁，无动于衷地用筷子夹花生米。

杨廷鹤对着立仁：“我说立仁，你这弟弟怎么了？啊？你能不能放下筷子！你没听到，这才一年，饭碗又砸了！”

立仁若无其事：“你问他自己啊，他那些混账事，我才懒得管呢！”说着，又夹起一粒花生米。

杨廷鹤又对着立华：“立华，你说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咱杨家祖上，出过两名上大夫，四名进士，怎么到他这儿就一点不上进呢？中学中学上一半儿，那就做事吧，都找了几样事了，啊，你自己说，哪样做到头了？”杨廷鹤怒不可遏，用手指直逼着立青。

立青不做声。

立华说：“爹，吃饭吃饭，砸了就砸了，砸了再找，如今也没科举，革命了，哪还有什么上大夫进士，别把老辈子的事往咱头上安，对不对，立青？”

杨廷鹤稍微平静一些：“不是，就算革命那也得上进不是？我不信你们广州学校就是教人如何做赤党！”

“爹，你可真是孤陋寡闻了。如今的广州是全国的赤都，满街都是红色标语，民气昂扬。”立华说着说着，仿佛找到给千万的百姓演讲的感觉，越说越激动，“中国的两大政党，国民党和共产党联手轰轰烈烈地要搞国民革命，到处都是工人、士兵和几千万组织起来的农民，大学校园更不用说了，那是发表最响亮革命口号的讲坛！”

杨廷鹤怔住，眼前这个言辞激越的女子还是不是他的女儿？

这顿饭本是给立华接风，没想到演变出一场关于革命的演讲，梅姨觉得有必要缓和下严肃的气氛：“吃饭、吃饭，来来来，立华，尝尝这个，广州那边可没有这么好的熏鱼烧腊肉吧！吃！都是我腌的！……来来，立青、立仁，你们也尝尝！”

立青起身：“你们慢用，我吃好了！”说着，板脸离桌而去。

杨廷鹤不住地摇头：“瞧瞧，咱家也革命了，老子的话，没人听了。简直！简直！”

立仁突然想到什么，问立华：“哎，立华，你在广州见着楚材没有？”

立华说：“楚少爷如今不是你想见就可以见到的，人家成天神神秘秘地跟在大人物后面，自己还挺当回事，我都懒得搭理他。”

杨廷鹤也很关切：“立华，楚自人那儿子也革命了？那不是革他老子的命吗？”

立华笑了笑：“所以，爹，你得学习了，如今呀，老子英雄，儿子未必就是好汉，一代人有一代人自己的路！”

杨廷鹤说：“那也不能不要祖宗吧？”

“爹，我跟你说不清，五千年前普天下还只一个祖宗呢，华夏始祖。”立华擦擦嘴，也离桌而去。

杨廷鹤转向立仁：“你妹妹变了，你妹妹变了，一个女学生，说话怎么像个女赤党！”

立仁没接父亲的话，他有更关心的事情要问：“爹，三省巡阅使要来咱醴陵了，你和他认识吗？”

“什么巡阅使，就是萧老三！当初我在中枢军咨府任厅长时，他萧老三不过是新军第五镇的一名标统，也是舔了吴大帅腚眼爬上来的。”杨廷鹤很藐视这位巡阅使大人。

注意到一只樟木箱子，没费功夫，就打开了。箱子里，盛放着杨廷鹤旧日在军中任职的军服、绶带、大礼帽以及各种勋章勋表。立仁对这些都没兴趣，他的手塞到父亲的军服下面，继续翻找，突然，他摸到一个硬硬的东西，露出满意的微笑。

月光透过窗户，洒进阁楼，照到父亲的箱子上，也照在母亲的画像上，母亲很端庄，她安详地看着立仁，她的儿子小心地拿出一只红绸布裹住的左轮手枪。

展开布后，立仁打开枪膛，里面没有子弹，是空枪。他又在箱子里一阵翻腾，失望地叹了口气。

又一阵风吹过。

立青从房间走出，似乎觉得阁楼上有了响动，灯还亮着。这么晚，谁会在上面？他刚想朝阁楼处去探个究竟，只见立仁一面扑打着身上的尘土，一面从阁楼上走下，立青惊讶，赶紧别到廊柱后面。

立仁走下来，回头看看阁楼，又四处张望一番，朝自己房间走去。目送立仁的背影离开，立青好奇地爬上阁楼，小心地打开门。他警觉地用目光寻找着，仿佛是沿着刚才立仁的视线将阁楼扫视一番，终于，他的目光盯在那口被立仁拖出的樟木箱子上。

立青走过去，打开箱子，他的眼睛亮了，一只红绸裹着的左轮手枪跃入眼帘。立青拿起手枪，对着月光，仔细把玩，旋即又想起立仁来。

立仁为什么会找这支手枪？立青把手枪用红绸包好，关上樟木箱，离开。阁楼内恢复了平静。

立仁回到房间，脱下长衫、衬褂，叠置整齐，欲上床，门开了，立青抱着被褥进来。立仁眉头立即皱了起来：“你来干吗？”

“我那儿成了立华的闺房，劳您把这些书挪挪开，行吗？”

“客房不是空着吗？”

“客房咱姨占着呢！”

“别虚伪了，让她直接搬爹屋里去得了，还当别人不知道！”

立青其实很想告诉立仁，他做的一些事情，也别当别人不知道，比方说，

刚才阁楼发生的一幕，他毕竟不是立仁，说话没那么损，既然说到梅姨的事，就不把话题往立仁身上引了，立青针对哥哥的话，说：“这我可说不了，你去跟咱爹说去。再说，这里本来就是我的床铺。”

说着，立青将铺上的书籍扫荡到地上，直接铺上被褥，躺了上去，对立仁的横眉冷对视而不见。

立仁又气又恼，指指地上的书：“这都是典籍！”

立青笑笑：“我还想直接睡上头的，那样你会更加不愿意，也亵渎了这些革命经典，不是吗？”他顺手取了一本在手上翻开，“瞧瞧这书名，多艰深呀，《哥达纲领批判》！”

立仁劈手从他手上夺过来，藐视地说：“这种书，你不配读！”

哥哥对弟弟说出这种轻蔑的话，立青明显感觉到喉咙眼冒烟，怕是心中的怒火在燃烧，他还是强行遏制住怒火，说道：“别费心了，你请我看，我也未必看！”说着，拉拉被头，把脊梁骨对准立仁，想想，不能太便宜了立仁，冒出一句：“哥，我们就互相忍耐几天吧，就当这儿是猪圈！”说完，立青把手伸进被窝，扯掉脚上的袜子，就手丢了出去，袜子散发出一股熏人的脚臭味。

不一会儿，屋内传来立青的呼噜声……

周世农早已等候在茶楼，立仁进来，刚坐下，周世农迫不及待地问：“找到那支枪了？”

立仁点头。

“是你先前说过的那枪型？”

“我没记错，就是那式样的，小时候父亲教我玩过。我又找了，还是没能找到子弹。”立仁有些惋惜。

周世农拍拍立仁肩膀：“那是把美制左轮手枪，点三八口径，湖南这边还没这种子弹，幸好，我通过哥老会从广州那边拿来了！”说着，从怀里掏出一把，攥住了，直接交到立仁手上。

立仁佩服地看看周世农，慢慢地伸开手掌，掌心上躺着六颗黄灿灿的手枪子弹。

周世农接着说：“也是天意，当年南京中枢军咨府厅长一级配发的都是此类枪型，所以苍天注定了要选择你来做这件事。”

立仁接话：“我问了我父亲，萧耀南的确曾是我父亲的部下。”

周世农满意地笑了笑：“那就全齐了，也只有你可以随你父亲进入大祠堂当晚的酒宴堂会，你敢做吗？”

周世农的目光严肃，照直逼向立仁。

立仁坚定地回答：“有什么不敢，古人云：杀一人而三军震者，杀之。打掉吴佩孚在三省的代理人，足以震慑北洋军向湖南扩张的企图，实为革命之幸事。”

周世农再次拍拍立仁的肩膀，伸出大拇指：“好啊，虎父膝下无犬子呢！广州方面没有选错人！”

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，立青还蜷在被窝里。一只手伸进被褥，立青的耳朵被揪了起来，耳边传来立华的声音：“喊你两遍了，还不起来！”

立青有些不悦：“你让我起来干吗，找打呀，差事丢了，老头子气还没出呢！”

“我让你起来，陪我说会儿话！”

“你也真是！说吧，有什么话？”

“你睡醒了吧？”

“耳朵都揪掉了，还不醒啊？”

“你就没个正经样儿！”

立青有些不耐烦了：“姐姐，你要说什么就说，你管我是什么样呢？”

立华低下头：“你知道我这趟回来干什么吗？”

“我昨晚就问过你，可你不说啊！”

“我怀孕了！”

立青一屁股坐起来：“什么？”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拍拍脸、摸摸头，确定不是在梦里头。

立华索性说下去：“我有了身子了，两个多月了！”

立青的睡意全吓跑了：“你，你没骗我吧？”

“真的，我没骗你，我只对你一个人说，你可不许对任何人说……”立华的眼神是真诚的。

立青揉揉眼睛：“不是，我没明白，你在外头结婚了？”

“结什么婚呀，结婚了我还跟你啰嗦？”

人
間
三
道
是
滄
桑

“立青，这件事你一定要帮我！”立华握住立青的手。

“我？”立青惊讶，众人眼中，他是个顽劣的青年，没一样事情能做好，大家都这样评价，他也从来不反对，姐姐把如此重要的事情托付给自己，他觉得意外，更怕会辜负姐姐。

立华眼圈又红了，这次她没有背过身去，也没有强忍泪水，更加握紧立青的手，抽噎道：“除了你，我还能靠谁呢？”

立青郑重地点了点头，这次脸上没有丝毫顽劣的神情。

对于立华的突然回家，梅姨觉得有些蹊跷。书房中，杨廷鹤手执放大镜看着釉瓷花瓶，梅姨心思全不在老爷子身上，她好像又闻到前晚上在厨房里闻到的味道。

前晚上饭毕，梅姨去厨房问用人杨廷鹤的药弄得如何，灶上的一只瓦罐引起她的注意，用人告之，是大小姐让炖的酸辣汤。

梅姨揭开盖子，一股奇异之气冲得她打了个喷嚏，她用手在鼻子前扇了扇，直嘀咕：“这孩子，怎么喜欢喝这个？”

一夜过去，梅姨还能记得那呛人的味道。

“廷鹤，你说广州的学生怎么这么早就放假了？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，城南林家小姐上的也是广东女子师范，可林家太太说，她家小姐还得两个月才能回来呢。”

“你没听立华说吗，都革命了，哪还有那么多规矩？”杨廷鹤继续端详他的宝贝瓷器，突然，他转向梅姨，“立仁呢，我又忘问他，他定烧的瓷瓶拿回来没有？”

立仁从三省巡阅使要举办堂会的祠堂察看地形出来，刚走到巷口，与一个人撞个满怀，待定睛一看，竟是立青。立青下意识地挺直腰杆。

立仁问：“干什么去？”

立青头一撇，甩甩头发：“管得着吗？我又不是你的学生，喊！”

立仁：“成年人，别成天悠悠荡荡的！”

立青：“成年人怎么了，也没吃你的！”

立仁：“瞧你贼眼飘飘的，我就不踏实，是又要去哪儿坑蒙拐骗了？”

立青不依不饶：“我贼眼飘飘盯的就是你！”说着，手指着立仁的鼻梁尖，接着又说：“哥，别打听，我的事你别打听，你的事，我也没兴趣！”

立仁心虚起来：“我的事？我的什么事？”

立青的这军将到立仁心中的要害处，颇为得意：“别问我，问你自己啊！”

正说着，周世农从不远处的茶楼出来，朝相反方向去了，立青冷笑一声。

立仁劈胸抓住立青，狠狠地说：“你给我记住了，小混蛋，别用这样的口气跟你哥哥说话，像你这样的愚氓，芸芸众生，连只苍蝇都不如！”

立青没有屈服，直勾勾地看着立仁：“就算我是混蛋，你就光彩了？上你的课去吧，杨老师！”说完，他把立仁的手从自己衣领处放下，拍拍衣服，昂首而去，走出不远，从怀里摸出一副墨镜戴上，回头对着立仁一笑，吹着口哨，大模大样地走了。

立仁摇头叹息。

立青从家拿了些床单被套，找到魏大保，大保还在睡梦中，立青不由分说，只顾将床上的被单被套都扯下来，换上他带来的，弄好后，他告诉大保，得用两天这个房间。

魏大保证了一怔，笑了：“让我猜猜，还真上手了？”

立青：“上什么手？”

大保：“是戏班子里的……”

立青对着大保胸口一拳：“扯什么淡！”

大保疑惑：“那你要床做什么？”

立青想了想：“哎，我问你，你知道上哪儿能抓着打胎药吗？”

大保大惊：“我的天哪，还真闹下风流债？”

立青没有正面回答大保的问题：“跟你说正经的呢，你帮我去春香楼问问，那些姑娘平素都在哪儿配打胎药？你不是有哥们同她们挺熟么？帮我问问……”

大保继续疑惑：“不是，你要那玩意干吗，真有事了？跟哪个丫头做下了？”

立青虎下脸：“别问那么多，你是去还是不去？”

大保有些紧张，赔笑：“去去去，都是哥们，这个忙一定帮啦！”